

五行志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續漢志十四

梁劉昭注補

五行傳曰棄灋律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

逐功臣

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廚翼主天倡經

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色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

殺太子

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

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

曰妾為妻

鄭玄曰軒轅為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為妻之象也

則火不炎上

鄭玄曰君

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

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

是謂不愆

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

厥咎舒

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

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

厥罰常燠

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

厥極疾

鄭玄曰長氣失故於人為疾

時則有草

妖鄭玄曰草視之物

時則有羸蟲之孽

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

時則有羊禍

遠視者也屬視

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傳曰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已明爲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

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二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閤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宮已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

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群臣咸欲立之太后曰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爲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

是時羌叛大爲寇害

發天下兵已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已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

上召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

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廬舍殺人也

太尉李固已

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為山

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已商生

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禮

古今注曰六年十二

月雒陽酒市失

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燒

東觀書曰其九十家

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空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

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已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已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闕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

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

壬子德陽前殿西閤及黃門北寺火殺人

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

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

袁山松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無嗣陳

蕃寶武爲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陳蕃諫曰楚女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

南宮中門延及北闕道

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檟題數百同時竝然若就
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
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
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
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
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己復禮虐侈滋
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政曰賄成內嬖鴻都竝受封爵
京都爲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曰舊典爲
故焚其臺門祕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曰董卓之亂火三日
不絕京都爲巨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
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

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
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
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
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戒然今宮室之所以

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禋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節約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蓬蒿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

臣昭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

延及民家館

邑無餘也

庶徵之恆燠漢書曰冬溫應之中興已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云

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已爲嘉瓜或已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閹皇后初立後閹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

妖也

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為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

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

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汜之

時充斥尤甚遂窺間宮嬪劇虐百姓鮮卑之徒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臣

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

路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

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近草妖也

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領兵後苗

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焉

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

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眾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為離德棄好即戎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

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堪可食

臣昭曰桑重生堪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魂餒

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樞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

時已為鳳皇或已為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

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

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愆之異

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已為羽孽似鳳翱翔

殿屋不察也

臣昭曰已論之於敞傳

記者已為其後章帝崩已為驗案宣帝明帝

時五色鳥群翔殿屋賈逵曰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曰鸛鸛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鸞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鸛鸛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己為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郎

說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於新城眾鳥隨之時己為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疏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已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已隆更始宄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眾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

禿鶩集鄴宮文昌殿後池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脅骨也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五行志二終

金陵書局修
汲古閣本

續漢志十四

五行志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續漢志十五

梁劉昭注補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玄注曰虛危為宗廟

廢祭祀

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

逆天時

鄭玄曰月在星

紀周曰為正月在亥楊殷曰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
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讖運卜三正曰至失時是其類也

則水不潤下

鄭玄曰君行此

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
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曰涸是為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

謂水失其性而為

災也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鄭玄曰君

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

厥咎急

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顓事有知不云謀也

厥

罰恆寒

鄭玄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厥極貧

鄭玄曰藏氣失故於人為貧

時則有鼓妖

鄭玄曰鼓聽之應也

則有魚孽

鄭玄曰魚蟲之生水而遊於水者也

時則有豕禍

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

時則有耳疴

鄭

曰聽氣失之病

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曰為介蟲之孽謂

蝗屬也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引農都尉治折為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

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雖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

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
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尙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
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
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
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揜抑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
御之力訕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
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井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
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
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
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
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王
食狙獠之意微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
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尙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
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
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
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
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
仕光武卽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
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水欲沒
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尙修正弭災豈況朝廷中興
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
蓋使疾行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
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
帝爲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案轡還爲河堤謁者以病免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京房易傳曰顓

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

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

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

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郵曰

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

皆貴顯竝作威虓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

東觀書曰十年

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至東郊壞民廬舍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

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

禮有關竇太后崩後迺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為列侯位

特進賞賜累千金

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

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眾怨鬱積故陰陽

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

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涇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虢出突壞民田壞處

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已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

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

水出漂沒民人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

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

故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三

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四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二郡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當為血是時鄧太

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注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